

列傳

1004
109
121

彭龜年

林大中

胡紘

陳自強

許及之

任希夷

王質

王淮

陳謙

項安世

劉先祖

黃裳

陳騏

何澹

鄭丙

梁汝嘉

徐應龍

陸游

趙雄

張若

薛叔似

羅點

黃黼

林栗

京鏜

樓鑰

莊夏

方信孺

權邦彥

徐誼

劉甲

黃度

周南附

詹體仁

高文虎

謝深甫

李大性

王阮

史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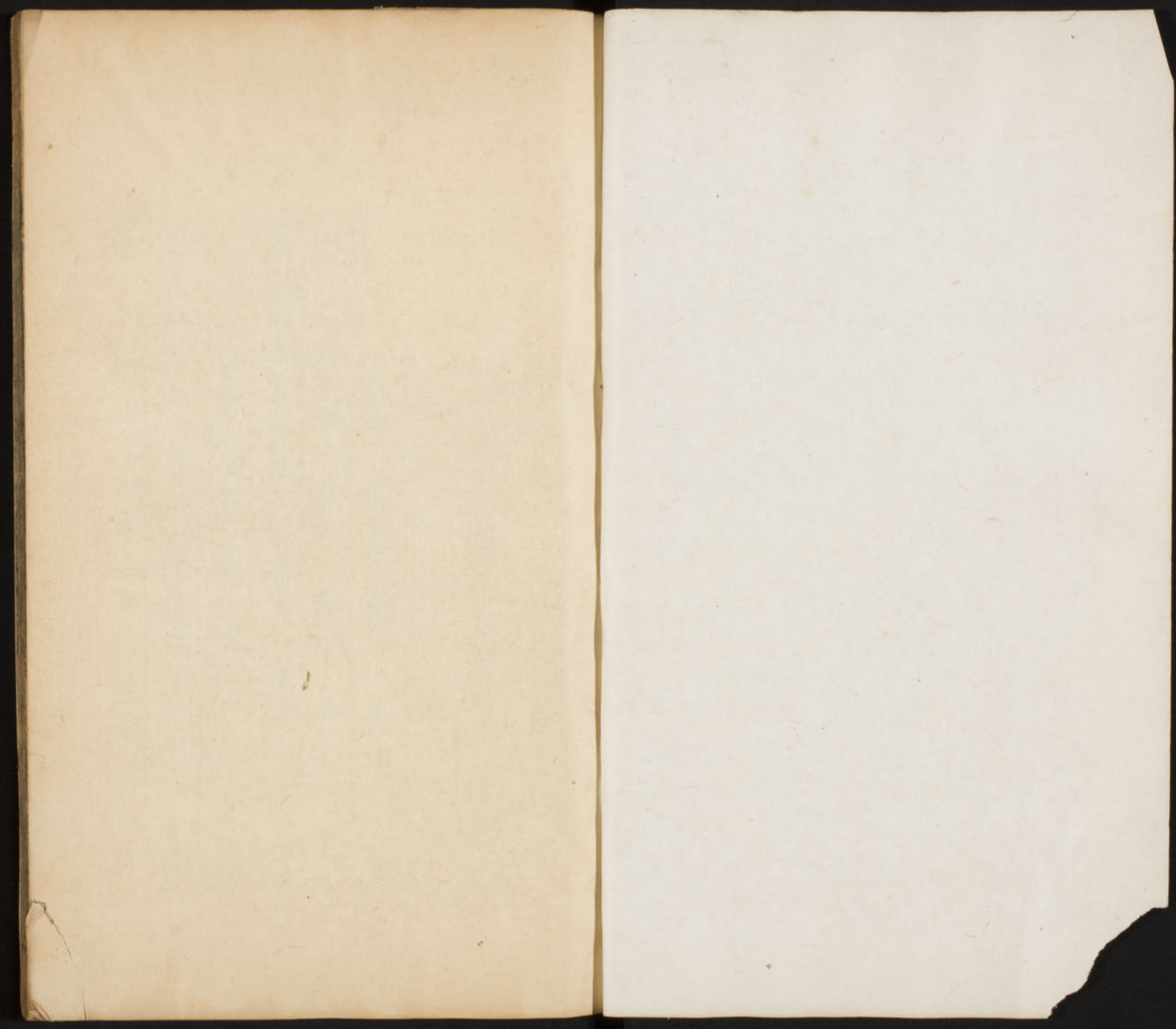
程松

吳獵

楊輔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八



列傳卷一百五十二

宋史三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國錄軍國重事節書表箱裝固守的總之守都總之

勅修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員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千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

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

食從朱熹張拭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

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撤英端徙大



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
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
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寧薦
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
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
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
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觀也况
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未言可知特遇
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
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

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
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闕日深疑隙日大今
日兩宮万万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
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
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
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幸一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勸大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
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
獨陳源在壽皇朝得非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
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遂陳源然後肅命

變與負罪引慝以謝事是使父子款然宗社有永願
不幸歟吾亡何先宋朝重事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
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舍非卿無可者
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
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天祗爲官官文謂之防此曹
若見恐不得敷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
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
矣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辛未津
國龜年奏不奉三官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
誤以臣克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

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
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疾浸
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
位伏地扣額文不已血漬鬢鬢光宗曰素知卿忠直
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
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言內外不通臣
寔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悃
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
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見儲之義豈知遽踐大
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祐所係陛下

安得辭今日但當盡入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
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
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
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
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
可布政出令况重葺一宮豈為不足哉陛下居彼處
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
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進郡承宣使而以
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
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

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
行豈敢因兵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然自
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
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文哉
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
李燾京鏜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克
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
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
極陳小人竊權蹏今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吊祭接送

伴使初未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
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
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在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
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
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土覽奏甚駭曰侂
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
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
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
慶元二年以呂棻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勤停嘉泰元

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
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
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授閑悠然自得
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
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
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
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
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

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
人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
士而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
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
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
糴定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繁爲罷糴民
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
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
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堯宗登

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
初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疆兵當求功利之實
不可不課吏治擇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
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
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
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
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疆則國
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秘書郎遷嘉王府翊喜講春
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
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

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秘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四之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吳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制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袁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之其可不及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共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袁因請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此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袁曰王者之與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

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一日官終焉各述七片陳之每進言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忧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袁文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調初袁製渾天儀

與地圖侑以詩意故王親來則知進學如大運之不
息披圖則思祖宗遺訓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
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書其
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
黃劭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
問四十年若召真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
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道王心者無不
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
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
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

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
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
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
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
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
悅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
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
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
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
論荆襄刑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

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
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
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
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
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
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愛國愛民出於天
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
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
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
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

克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
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
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
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驛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
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故之道
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
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
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舜陛下
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為陛下祈
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

陸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即位
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
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
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鞅之事爲
憂乎鞅與崩贖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願神北宮
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
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
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
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

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積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
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
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
害則近酒色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
莫不以爲疑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
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
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
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
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
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

義失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
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張請外謂臣職
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
當日夕求對以扶王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
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
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
已喪復講何善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
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
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
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

能朝改禮部尚書尋麻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特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
終者由其特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
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
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
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亦欲出意作為能親職斷左右之合因謂陛下事決
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嗚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
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厚矣夫以萬幾之衆非一人

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
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
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應此正得祖宗設官
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
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闕聖聽或斥小人
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
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
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諫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
自由陛下能不勃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
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一人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

臺諫陛下為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開口而
所論列君子曰退小人曰進而天下鄙矣臣之所憂
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
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簿於嗜好陛下金皆
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
十漸以為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
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
劇蓋是時韓侂胄已僭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
覺故棠先事言之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
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

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為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不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仁裕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半父兄弟講學半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璿太宗正承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八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

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

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

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

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

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爲

虐陛下禱群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謹言

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

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

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

而亂萌自消矣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寧

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
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柰何止之又據古
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
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
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
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
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
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
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
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小人得志常

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
必直論徃徃不忤人吏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
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
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
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
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
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
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間遂除黃
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
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

斷意不在事筆執奏陳俗禮應答待從庶僚俗禮登
對而官中瑣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
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
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
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大甚極可以爲常
事而忽之上過意宮未決點奏陛下已消日過宮壽
皇必引頰似依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
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
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
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慮

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
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
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
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
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
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
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
聽求去不許十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
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
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

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

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閣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旣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

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陰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玘死度言挺子

璩公則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辛丑璩之姪璩割關外四州賜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興宗以疾不遇重華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乞白書元祀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真占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寧言則心臣父年垂八十赦不親動經歲月親如此何以爲孝君之忠蓋託已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諫臣刻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言今日禍浪罪大亦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士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

過不彰庶人議焉性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
小人皆得妄議終然亂上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
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
不聽遂心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理難復宗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言
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
不合欲諷使擯之度詔同列曰丞相已去擯之易耳
然長小人聲猷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
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
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

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
之利也因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押佐祿
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
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
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
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
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脩玉牒
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脩撰知
福州遷實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

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
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飢民百萬口
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
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常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
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入給錢四萬
復其後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
挽不休每口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
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
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
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

六年十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
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攢竊存大
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
即近驗遠可以據衣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
監仁皇從諫錄叱出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游學吳下視時人業科
舉心陋之從業適講學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
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
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
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

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
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
數月止既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
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天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
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邵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
不聽納告勅授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
除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
以嚴典禮安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寔陪廟祀
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

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省或廢不用更制罷服或歲
月大踈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
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
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諭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
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
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
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善不失為
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
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
下之氣倡天下之儀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

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
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初為道學之日陰廢正
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
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
夫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
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
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聞
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
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
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之潭州趙

善俊得旨奏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
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
襄為國巨屏而權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畧之
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為四
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
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
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
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
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縮而科折帛
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

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
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
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
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
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
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
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
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
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

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
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
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
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
謂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
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
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
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
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
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

意不作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進而命侂冑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冑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宜使非優異乎若謂侂冑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冑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冑謫置韶州大中掾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冑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

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後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黠之人情遂安焉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中中能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撚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冑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乃可懼而免耶侂冑旣召兵釁大中謂今日欲安

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冑不可及侂冑誅即
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曰祖儉以言侂冑得罪
死於瘴鄉雖贈官異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
冑過元朱熹論侂冑竊弄成柄皆爲中傷降官鐫職
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冑以得罪者
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
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冑弊政作家法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

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
儻初志畧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
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脩寡欲
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
學趨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
一秦檜當國以秦垿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
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
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
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群下
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昇以職報效茂聞
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
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乘晉
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駉曰惟卿與
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畱章不下授提
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
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
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
得失駉疏三十條知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

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
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
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
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
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
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駉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
福宮孝宗崩昞宗以疾未臨喪駉請正儲位以安人
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駉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

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騃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
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特傳言
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
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騃曰以閣門去經筵何
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
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
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
謚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
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
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
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
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
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
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
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
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
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
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

太常丞進秘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

辟爲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群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

九日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
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
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
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
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
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
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
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

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
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呂頌請憲聖太后
垂簾為援立計寧宗怒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
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六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
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
漢唐以來未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
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受安神靈與宰相
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
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
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後後倚庇曹璣

躋大官至是遣介通啟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
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
靜江府陶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緡雜賦八千移守鄂
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
發廩振救而後以聞沈曾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
規進用體仁核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候時
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
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
極群書少從不熹與子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
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二十餘人皆當世
知名士郡人真德本早從其游嘗門居官涖民法
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備世
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
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
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
論事頗切時病簷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
嘗詆譏呂祖謙至親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
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
正於是可知

守未盡之也... 是... 且... 引... 未...
... 言... 為... 處... 事... 前... 故... 意... 謂... 亦... 別... 臣... 初... 茲... 罪... 去... 國... 指...
... 紳... 大夫... 與... 先... 學... 核... 之... 上... 皆... 饋... 賜... 不... 平... 疏... 論... 甚... 衆... 依... 會...
... 意... 之... 以... 後... 應... 之... 門... 亦... 未... 盡... 之... 後... 意... 如... 言... 之... 不... 便... 於... 已...
... 欲... 盡... 去... 之... 謂... 不... 可... 一... 一... 謂... 必... 罪... 則... 豈... 為... 偽... 學... 之... 目... 以...
... 擯... 之... 用... 何... 濟... 劉... 德... 秀... 為... 言... 官... 事... 學... 偽... 學... 然... 未... 有... 論... 言...
... 攻... 意... 者... 獨... 紘... 草... 疏... 將... 上... 會... 也... 及... 常... 少... 卿... 不... 果... 沈... 繼... 祖...
... 以... 追... 論... 程... 顛... 得... 為... 察... 官... 紘... 言... 以... 首... 宗... 授... 之... 繼... 祖... 論... 意... 若...
... 紘... 筆... 也... 寧... 宗... 以... 享... 宗... 嫡... 孫... 行... 三... 年... 服... 紘... 言... 止... 當... 服... 期...
... 詔... 侍... 從... 臺... 諫... 給... 合... 集... 議... 釋... 服... 於... 是... 徒... 紘... 太... 常... 少... 卿... 使...

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北
年以來偽學猖獗固為不軌勅推上皇詆誣聖德幾
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
命群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黨中之詭或者誤認天
意急於奉承偽為聖德之義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
第用之以盡其責他日不相補復往者建中靖國之
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 霍... 光... 等... 為... 王... 賀... 一...
日而誅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 三... 思... 不... 放... 踵...
而... 音... 寔... 於... 三... 思... 之... 手... 今... 從... 未... 能... 盡... 用... 言... 法... 亦... 宜... 且... 令...
退... 伏... 田... 里... 猶... 有... 遺... 毒... 恐... 遂... 然... 起... 居... 令... 人... 謂... 偽... 學... 之... 意...
... 未... 能... 盡... 用... 言... 法... 亦... 宜... 且... 令... 退... 伏... 田... 里... 猶... 有... 遺... 毒... 恐... 遂... 然... 起... 居... 令... 人... 謂... 偽... 學... 之... 意...

宰執權位進退月餘言也自是學禁
權工部侍郎兼禮部又轉吏部
不當而罷去
何澹字自修
子司業遷
夫兼行
正奏遷之澹
免澹嘗與所
論策其門多
立譙熙載以
舊恩願用事
一日元祖過
澹因語

澹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
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
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
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折號與澹席甫逼
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
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
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
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
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
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

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即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訊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月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

立異耶以資政殿太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意以言初汝愚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陸興府後除江准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爲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
宗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

常懷主孝宗即位遷屯田負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
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為請票上封
事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
彼為是而屈猶有名馬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
廟之辭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
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
務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必養兵
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
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
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

正之心安得不携貳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使其
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止移書諭以兩國誓
言敗之自彼信不由東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
息生灵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
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
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累言人主濫權大臣審權
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
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通臣則通臣重權在
守臣則守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
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

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通臣審之爭臣議之則
左右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宜權而自執之
豈不誤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
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為馬以鷄為鸞之語
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
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辨於
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為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
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曰已
申金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改舒蘄黃三
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

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
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為虛闕無
以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
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
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
樂之命栗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充舉用
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
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界行人而廢之天之
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
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

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
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
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
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
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負外即遷太常
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招南向穆北向別廟
神主祔于祖姑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
紹興乾道間懿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帷西向逮
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
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

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所上

書至於痛與流涕者

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
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疥癩又類辟且病痲臣
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同之今日國體於
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
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
臣之言者不忿則默聞有反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
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
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
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

則通矣之與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准以地
皆善故壞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能有異於半身
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長
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
不忘也矣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
屠流口傳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
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者曰中風偏
廢年五十以下而氣成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
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
於半存之身則無以久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

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
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脉絡宣暢將不醫而愈而
行者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
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
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言竊謂賈誼復生
為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南劍除夔路提
舉刑獄改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西羈
摩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
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
潛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繕甲

兵部丁汝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粟白汝
翼實居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迭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關州密檄至施就攝州
事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
賜乘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
氏乃妻路豪族又且首為豐端帥聞不能彈壓縱其
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
聞之逃歸調集家丁及役八砦差我軍列陳于沱河橋
與官軍戰潰汝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
器仗三萬一千二果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

是懼與其母弟氏謀獻黔江山業計蠶九十萬緡以
贖罪變徵遂安既而汝翼入都訴粟與田氏金詔以
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親書奏狀繼還併辦其事
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坐粟身為帥臣擅格上
命鑄職罷歸既而理寺追究事白貸汝翼死幽置紹
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任庸介有聞復直寶文閣
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詔改提點刑獄又改知潭州除
國修獲進集奏數條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
置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為責奏
之帝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熹

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盤不合至
是栗遣吏寄趨之熹以脚疾請免栗遂論熹本無學
為美竊愛我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尊尊所至輒要師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或國之態
幸者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今求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謂
今之初選延道途遼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
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
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
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制若不服劾

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中書無禮者之戒
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無敢深論太常博
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栗之立辭始末參驗無一
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
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
植黨近忽翊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
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始如喫菓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
日三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
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密相傳授

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真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善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摧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謚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師教始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闕之從子登紹興

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權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清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宗觀以來元為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

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并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
侂冑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
學之目以覆之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為
邪朋附協肆姦完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
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家與士太
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鑿茲
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言間發
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
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當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
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徂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
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
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合汝視回聽
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
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權率以數人共
一詞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迺人人各
為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
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是
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去文
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

困邊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
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
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
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前設褥于堂鄉自
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沮沒
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徐太學錄選博士數月轉
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
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

胄頗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充合六部四方改書魏心題
其緘云某物并廢凡書題無五字則不開紙子弟親
戚關通貨賄仕進子請必請而後子日抑生名朝
劄送侂胄家須用乃以三書不齊也看理久自強所
貯一夕為燬燬後自強之書亦被燬及列都回之
莫不有動不數日得六十書皆燬燬所失之數動國
用司自為國用使以書呈主書張差本同知國用事藉
克氏財用郡縣動在也言余為平書者其不識自強
者平同列後其書人處無以作官為子書官口書常
諸人口目書信一五以書向臣其書在書處以三五

所守或固者兩之兩官然雖明展壽之平益簡
金守作遠壽章人也整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
其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廟器也及為良參大政後
為德入朝孝宗召侍從舉良舉今為臺官論事申
帝曰良金登儒級兩試今百書陛下求執法官
德其人也上引良登問政事得良將上初統萬歲說
志懷復爵臣進論多迎合天子意以為大功可日暮
致德獨言天下事未有那加者有宜舒徐以圖之上
華其言盛於是極論今日良直與論上氣頗厲言其
切至上說擇為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信賀生

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鐘為僧佐以旨拒之
使者請少留闕下鐘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
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稱職轉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金人道使來弔鐘為報謝使金人故事
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鐘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
從鐘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鐘聞鄰喪者
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鐘銜命而來鑿北朝之惠
予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藏
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
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

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鐘即館相禮者
趣就席鐘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鐘弗為
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師其屬出館門甲
士露刃向鐘鐘叱退之金人知鐘不可奪馳白其主
王歎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
鐘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君孰不以節義
自許有能臨危不愛如鐘者乎使還入見上旁之曰
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鐘頓首曰北
人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
之常分耳敢言賞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

言於上曰增秩常典爾京鐘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
下念之乃命鐘權工部侍郎四川闕帥以鐘為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鐘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
瀘州卒殺太守鐘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為刑部尚
書寧宗即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為左丞相嘗是
時韓侂冑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曰蔡從不一二歲
至宰輔而不附侂冑者往往沉滯不偶鐘既得位一
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冑風旨而
已又為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偽學之禁後官
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鐘乃請裂其廢上曰除德謙一

久而止可乎。錢曰：此門不可啓，節氣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陛下以責宗，不予劉晏，規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錢爲戒，上於是請德薰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佑冒意也。吾無何以年光請免，相覺贈太保。蓋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謚卒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立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嵒縣尉。

尉歲饑，有延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

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日召嫗出示之。

嫗驚伏曰：果與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

端禮皆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

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之求，具

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

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慶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郊監

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簡交薦之。孝宗召見深

甫，言今日人才，樞中侈外者多，妄誕論許沾激者多，

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好夸剛介者，果於

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
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
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
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
願任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
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
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
以奉明詔上領之論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
人風除籍田今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為提舉常平
講行教養自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即位

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為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

元除右正言還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閤門事韓侂
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
磨厲天下之人才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
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胄慕越五官而轉
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
士俞允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
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非也
俞允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
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請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

為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
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宜
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
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可姜猶立
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節度使
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遷
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即位除煥章閣
待制知建康府改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此年以來
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
外任給舍者有所蔽蔽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

監司有所按察不兩道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
以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
知有彛憲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
墮壞紀綱莫此為甚請風厲在位章心易慮以肅朝
著禮官議相傳祖侍講朱熹以為不可深甫言宗廟
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
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
力陳不可昭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
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改國公光宗山陵為總護使

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
寧宗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言召坐
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嘉者上
書乞斬朱熹絕偽學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其
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譴明其學
耳某有何罪乎余嘉熹惡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
奏知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
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
使者進書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
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文為理宗

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謚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温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
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選宗正簿乾道
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
之為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
帝既躬三年之喪群臣難從純言當常服黑帶王淮
當國夕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
聖意者以苟且為安榮以姑息為仁恕以不肯任事
為簡重以不敢任怨為老成敢言者指為輕儇鮮耻
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

罷職予祠元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
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
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
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為當
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
事侂冑無所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
之後至闕人掩關拒之及之俯俛以入為尚書二年
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之棄選之狀不覺
膝屈侂冑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
拜夫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

執政之語傳以為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
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冑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侂冑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資侂冑開邊及守
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冲讓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
入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
為其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秘閣歷官至轉運副使
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
徼盜終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以稱
職擢徵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

部侍郎進權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
檜致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
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徒葵起居即葵入
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
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實文閣
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
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二郡復奉祠以歸紹興二十三
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
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

生毋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被於其

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
不爲乎謝深甫出處皆吏民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
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偏學之禁司羅善類而一空之
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幼
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捨者乎
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孤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
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
洽京鏗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定稱者然
栗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所與而文虎草爲學之

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曰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鐘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報矣況為學之目職者以為鐘實發之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三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右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勅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備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温州教授為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

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
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
主簿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
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
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為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
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
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
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
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強主志進君德又曰
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已

凡有剗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
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為姦多所壅底鑰曰簡要清通
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
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
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
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
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
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
嘉王日趨朝謁恪勤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

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
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
聖孝於是上感悞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
士院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
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
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
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
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
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
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

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

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以知閣門事與
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侂胄轉一官
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
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為吏
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學知
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
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嫌之侂胄誅詔起鑰為翰
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
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

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
者鑰曰和好待此而決毒心已斃之者又何足恤詔
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王趙師召之
罪重蔡璉之誅致龔頌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
府者五年累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
太學士提舉萬壽觀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
謚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

卷

李六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為御史以

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
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孫
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得為相始禁
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
僅遷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吏部
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
寔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曆寔錄核其正辨率有
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較令所刪定
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
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寔晉義烏間所築最堅柰何

以脆薄易堅厚乎特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
從官送北客朝命因裨廉訪具以寔聞遂罷戎帥召
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工部
陳傳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揚方相繼皆去大
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甚惜
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
端入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
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并逆况金使祭奠常
引見于北宮素惟不知是時猶一可以不出乎禮乎曰

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裴成
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
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
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
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
兼知慶元府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
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戶部侍郎升尚
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
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
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

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鏹錢重褚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

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惇

顧謚元顥謚純顧謚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
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
少師謚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
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
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
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
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
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

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
奪聞者多其有守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
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
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
此獲譴亦所願也未幾貽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
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
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進奏院遷國子傳士
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
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時
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出而蹈吾之

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慮兼侍講言人主不能盡
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
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乃
出於裴垵之䟽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應
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
遷專事培克未危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
邪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
會景獻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徒吏部尚書以煥章閣
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文肅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謚文靖梁史官
終將作監丞清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詩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仔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
詔求言夏時知贛州興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
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
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
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
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
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
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

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志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壻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柯歸

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厚繼闡湟鄯父彥傳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宜往求之阮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有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巽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

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
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
已三十年來闕者全懷者修弊者整廢者復輕以曩
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
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
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
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皋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
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

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
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朝
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言吳越之僻固而
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頓動中
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
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
人然也調南康都呂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
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
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

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
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
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
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
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
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
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
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
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
如讀鄺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
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
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并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
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淮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
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棄時有為之志
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建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

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
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
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
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
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
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
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
於戰戰乃有一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
至分而不使知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之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勦燕
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
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
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
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
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
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為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
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
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思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卒
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
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墳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
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
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
官時揚存中文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
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
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
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

雖實有勲勞毋得輒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
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瀆亂名器乞
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
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吏浩黃祖舜薦游
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
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
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衆
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
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同
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

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為樞臣張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来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三矣宣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游為奏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自必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釁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矣莫誰何游請以璘子挺代挺矣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令有功愈不可為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故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徵諸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知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寔錄院檢討官嘉泰二

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寔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
修國史寔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三年
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
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右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迫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
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子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永冠能文周必大
揚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
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惟駭欲趨舟信孺已
使入負盜舟去矣乃參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

復之謀諸將偵軍邊警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
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
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
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
以答之侂胄矍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
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
濠州金帥統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
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
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

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訕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

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道信孺再往時完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兵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水若得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懃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

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
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
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
出亭自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
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
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
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
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
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
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人三往返

以口舌折疆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
就已而王拂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
不可者拂白廟堂信孺辨折敵酋於疆復未易告語
之時信孺當其難拂當其易拂每見金人必問信孺
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
知韶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
匱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
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
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
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

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
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
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
居室叢竇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
亦死矣

王柎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
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柎其一也調
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
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
子思繼好息氏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

成說矣坐台事忤侂胄得舉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
者近臣以柎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
北行柎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記恩及子孫
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為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
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柎對已
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
柎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
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柎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
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
已誅和議遂決柎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

即許奕爲通謝使柙爲通謝所叅謀官柙自軍前再
還議以侂冑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柙奏和約之成皆
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
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柙不掩人揚已多之守軍
罷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
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本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
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
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
爲韓侂冑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五

宋史三百九十六

國備言七國贊國書前書有指巖國領經事部級幾臣脫脫等奉

勅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叢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
紹興餘姚縣尉歷温州教授郡守張元成器之秩滿
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
擇其一以保天下尊高宗鎮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
用才也隱秘書省後普即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

安郡為皇子王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
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字司封少官兼直講一
日講周禮言膳六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
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
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
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
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
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
率師為前驅浩為三刀言太子不回將兵以晉申生
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三大感悟六俾浩草奏請扈

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
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
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
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辨此或謂使王居守
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
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為皇太子浩除起居
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
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
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

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
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上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
以邀功寇至則劍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
院編修官陸游伊穡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
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文寬宜復
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
進取浩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
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
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
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
起而收之浩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
金浚曰彼民間無十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內應
浩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
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幾會乞出英斷省中忽
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詰陳康
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
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
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
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
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

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遊與祠自是不召者
十二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
福州淳熙初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
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
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
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
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
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一司軍多虛額請各
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被
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恬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叟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
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
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童特與
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
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
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
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
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究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
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

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為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治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為國而底於

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馬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

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為右丞相有傳

王進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為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

里將毋豈為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

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
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啓邪心出淮知建寧
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
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
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
畀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還詔
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
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叙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
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

擾邊只挺奏庫立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揚侯奏田

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何以勸來者上嘗諭

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除能守法甚善薦軍

帥吳拱郭田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

相又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

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請廢之非才不敢以

已私庇之上稱善擢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獄祠

之負其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

趙雄言此人歸附者異以負外置宜令詣吏部上曰

姑仍舊淮曰上意即天意也雄又奏言宗室獄祠入

百負宜罷淮曰亮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卒無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惇平廣西寇淮皆感意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慶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負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一筭諸郡緡錢盡獨一年為緡八十餘萬趙惟能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一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加訪問誰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一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

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工饑民彊惜穀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以免舉恩為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願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閉絕其請嘗言跡地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安豐軍辛棄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大懼判衛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以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居喪如禮得疾忽語

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堯計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正初朱熹為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齊偽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為吏部尚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元偽學之禁始與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封文文詔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

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入
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
敢隱避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
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
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
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
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
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
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一役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
儀雄既見金主爭辯數日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

乃已金人謂之龍圖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
不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為禮部侍郎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

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

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為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晉

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則周公孔子苟嘗不以理財

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

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以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

大有為敢不布堯言書一時政十一月周知樞密

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溝未嘗離請曰也未嘗累召不出雄請處以外郎命知南康軍熹稔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熹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為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主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王渥為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與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陰觀之熹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為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變張栻再被論恢復固嘗第其計非是即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從不察遂沮柳之廣西橫山買馬諸議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嚮栻象皆忌嫉泊栻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

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息之光宗將受禪石雄雄上萬言書紳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關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遷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州教授入為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年使遼明年杭未請帝臨雍為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郎中直秘閣知易州後州復召為都官郎中與王黼議不合黼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肅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老于皆沒於敵纔貶一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平路制置使既抵鎮三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劾盜張琪殘徽州邦彥遣裨將平之改

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旨者論三年天下
之通變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之急比年
如攬邦彥至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宜政之風望
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舊餘
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二年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國中興
大略謂宜以天下為度造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
於東南駕御諸將當戒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
之臣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
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論安苟容之佞市

恩立威之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
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
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
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
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米石京口委
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
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
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
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
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

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推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願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願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爲後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森吳曦使北松爲兼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爲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拱帳舍諸中堂夫

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便疵賤姓名常象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尋加曦爲陝西招

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迨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衍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為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

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冒舟相曦為蜀王，遂遣使以匣封致，覬松望見，大恐，疑其劫也。亟逃奔，伏者追及松，不得已，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再陣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

綱何足道諫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
顧出綱下遠甚柰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利孝宗為
禪通判江州知常川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猺加
直煥章閣余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
汝愚容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
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
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為盜謙移書侂胄曰金若
倚群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為戲乎既而屢論
襄帥皇甫斌本契罪且求罷上諭寺薛叔似協和之
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

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
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上泉趙觀覆之中流
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後復之江
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二十三謙有
為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
王士論謙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興末渡江居潮州
為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為監
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
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

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為資政殿學士知
平江府施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
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為參知政事兼同知國兩事
開禧二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
方信孺使金議和值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
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冑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
勦敵且募生擒偽帥未幾川校戰屢衄夫散閔福敵
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
萬緡見和議及復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冑誅御史
章燾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誣國奪兩官寧宗謂兵燾
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奉祠以銀青光
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
為偽學之禁毒痛羞類趙鼎與真允文協謀用兵而
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拭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
呂頤浩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詆之徒
何足算哉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史三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程國器上國書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

徐誼

吳儼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翥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
大常丞孝宗臨御入事睿上决執政惟奉旨而行群
下多恐懼願直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
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
言驕高節則彼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

自備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
 有三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
 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三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
 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就于處死者
 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獄而大呼殺者
 社之隨水死矣然後究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
 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
 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感納從容然
 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遣皇子嘉
 三參穴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恭奠有

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
 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
 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
 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
 欲坐觀非雜之謂欺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
 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
 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
 可因必勝招之侂胄卒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
 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佐胄恃功以賞薄浸
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
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
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
屬籍不宣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
之佐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
面諷佐胄佐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翼誼還謁
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佐胄罪狀
佐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
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
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
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
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
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
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
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
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竒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
謚忠文

吳攥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
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

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
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
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
尉宰沮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
陳傳之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
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
相留正乞召朱熹揚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
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
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太內將移御獵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馬會偽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

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
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
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
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按董遠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
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
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陟辭請
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
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
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于
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于下
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
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追走馬湖慰斗

陂之水西北真李公墮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戢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亡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遠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下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

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

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

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

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木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

駁是以為此駁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

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

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加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

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
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
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
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
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
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
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
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土奮然開納除
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

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秘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
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秘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
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盖用神
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
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
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
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
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
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

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宜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

鐘律象數之學有纂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為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各犯仁廟嫌諱申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瀘之

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成金自板谷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軍統制王敏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

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收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已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

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
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
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
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
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請當國者疑輔避事
李壁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
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
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鵲嶺關劄金崖
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
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

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
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沃諸軍勿過甚及訪
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初為科糴
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玘以奉所錢招糴懼不給
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
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
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
所照李玘成法措置從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
為一帥治興元移甲知嘉州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

事董居誼為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
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
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
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丁令首罷之凡丙所立
茶鹽柴邸悉廢之又包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
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
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
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
七年卒示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
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為夜必書之

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表裏一老道宗師澄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

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

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

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

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正崇言統制官李奭乃吳

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家然之挺卒密檄輔權帥

事輔謂職為上人若輕往恐為害遂索印即益昌

領事復數月素以權與州事楊正崇兼權召守秘書

監禮部寺郎以顯謨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

童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歸流覽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節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禁書告于朝朝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士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

韓植而去安丙揚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丙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特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揚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

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大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間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

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

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
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棄正士
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
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
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
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
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
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
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

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及
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
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
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
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
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
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
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
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
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
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
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
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
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
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
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
亦未至壅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
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

哉徒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
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
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
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
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遂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
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
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
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又論
人主有六務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
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

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門事韓侂胄寢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

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桀黜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

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
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
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
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
路提刑權知瀘州佐胄誅石除右文殿脩撰知襄陽
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
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
天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
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
不我怒也青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

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而人不我
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
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
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
迫或謂佐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
夥柰何已之佐胄入其言五日止園丘六日始宣遺
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
大業佐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益告
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
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

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
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溪集
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儼
之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
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以通儒也不幸以開
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
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